

一直在离开

林 楠 著



华文出版社
SINO CULTURE PRESS



城市的爱情
不过如此
别离总是黯然
眼泪还没掉下来
而蝴蝶真的
要飞过沧海



责任编辑：杜海泓

责任校对：晨 钟

绘 图：绎霖素画 yilin2003@vip.sina.com

袁 倩

封面设计：弓禾碧工作室

一直在离开



ISBN 7-5075-1531-1

9 787507 515312 >

ISBN7-5075-1531-1/I · 383

定价：19.80 元

别离总是黯然。眼泪还没掉下来，而蝴蝶真的
要飞过沧海

一直在离开

林 播 著

华文出版社

BBBK_FYL@163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直在离开/林播著.—北京:华文出版社,2003.8

ISBN 7-5075-1531-1

I. —… II. 林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6475 号

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

(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网址:<http://www.hwcb.com.cn>

网络实名名称: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hwcb@263.net

电话: (010)66058809 (010)83086663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880×1230 32 开本 5.5 印张 110 千字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 0001—8000 册

定价:19.80 元

时光流转

(自序)

童年时，一次次和父母离别。看他们骑着自行车越走越远。我会一个人走到小河边去流泪，但不哭。知道离别的隐痛，并独自承受。

长大后，不断地和恋人告别。站台，机场，港口，每一个注定告别的地方。看他在车窗内或者安检口举起的手，慢慢地闭上眼睛。然后在深夜打车回家的路上，任自己掉下眼泪来。

习惯了一次又一次地离开。

很多年后，我写了一个习惯抽半枝圣罗兰的女子。她为了忘却一份疼痛，从江南来到北京。又为了放弃另一段生活，从北京飞到南方。不断地迁徙、飞行，却无法着陆。她伴着对完美爱情的潜心思考，却任自己的身体放逐在激情的边缘。她试图在破碎迷离的情欲中，寻找爱情的出口。她独立坚强，却找不到温暖的方向。

我也一直没有找到。

2002年夏天，我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《半枝圣罗兰》。写作开始的时候，并没想到生活中会发生那么多的故事。在小说出版之际，那个深爱过的人已经彻底离开。

在小说中，我一再地提到七年。“七”真是个宿命的数字。疼痛的记忆，深深地烙在肌肤里。我想，我是以写字的方式，作了那段时光的终结。希望那个爱过的人，过着比跟我在一起更好的生活，否则离开就没有任何意义。

不知为什么，总是赋予文字中的男人穿深色风衣，也许是心里固执地守望着一份冷漠，只希望那个男人有一

自
序

双温暖的手。

罗晨、何平、李涵，都是些有缺口的男人。他们的心里也都有疼痛。我没有给予批判。成熟的读者自有判断。

读者发E-mail给我，诉说她们心里的感动与疼痛。我没全部回复，但深怀感激。也有很多读者问小说中的林影是否就是我。她们把自己曾经爱过或者正在爱着的男人跟小说中的人物对号入座，然后流着眼泪写完故事发给我。她们的心里，为何也有那么多的疼痛和怀念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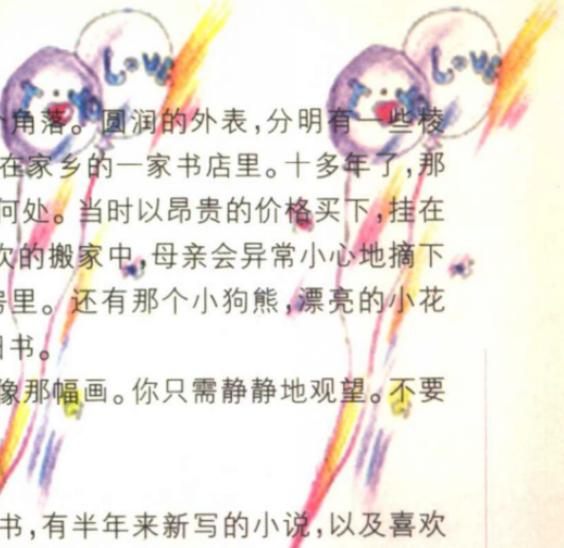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都要带着缺口的记忆，穿越时光。

缘系文字，认识不多的几个女友。她们都像一只只美丽的凤凰，不知都有怎样涅槃的过程？记得北京很热的夏天，和一个朋友约在阳光广场的咖啡店，我们聊天，喝的都是花茶。后来有一次陪同她去采访一位摄影师，分别在傍晚时分的公车站。另一个始终穿黑衣的女子，和她约在北京惟一能抽烟的星巴克，中粮广场的露天店，只有一次的交谈，偶尔在QQ上相遇。怕太多关心，负担不起，一直不敢靠得太近。

相同的是，我们来自同一个江南城市。那个小城里出来的写作女子，都喜欢吃螃蟹，聪慧、坚强、隐忍。人生真是奇妙，在那个不到百万人口的江南小城，我们没有相遇，而在这个几千万人口的大都市里，我们却发现彼此都是如此地酷爱文字。因为相似的际遇，惺惺相惜。因为深爱，才有默契的关注。因为欣赏，所以远远地观望。

也有朋友因为看了小说，她们告诉我，开始喜欢蔡琴的歌。有的在出境时带了蔡琴的碟，有的依然和缺口男人继续着故事。纠缠的时光里，看到自己心里的疼痛，却无力告别。但她们心里清楚，总有一天会离开。

一直很喜欢一张图片。暗红斑驳的背景，一片白色的



羽毛，安静地飘在一个角落。圆润的外表，分明有一些棱角。得到那张图片，是在家乡的一家书店里。十多年了，那家店如今已不知迁往何处。当时以昂贵的价格买下，挂在自己的床头。在每一次的搬家中，母亲会异常小心地摘下来，重新挂到我的闺房里。还有那个小狗熊，漂亮的小花篮，那些已经发黄的旧书。

我希望我的文字像那幅画。你只需静静地观望。不要再感动。

这是我的第二本书，有半年来新写的小说，以及喜欢的电影和音乐，爱过的人，曾经的故事，某段旅途和些许感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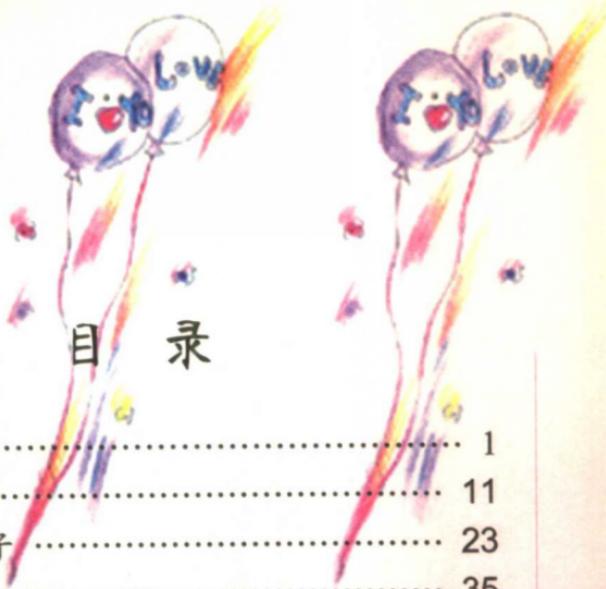
写完这本书，南方真的有一家杂志社邀加盟，要离开北京一段时间。要离开的时候，却有很多的怀念，也许已经习惯了散漫和自由。离开南方很多年，要重新感觉它的温度。

并不是没有人挽留，只是没有人以爱的名义。

因为知道自己还会回来，所以只能不在乎。

有些时光成为永恒，有时记忆瞬间消失。

你，我，依然在时间里对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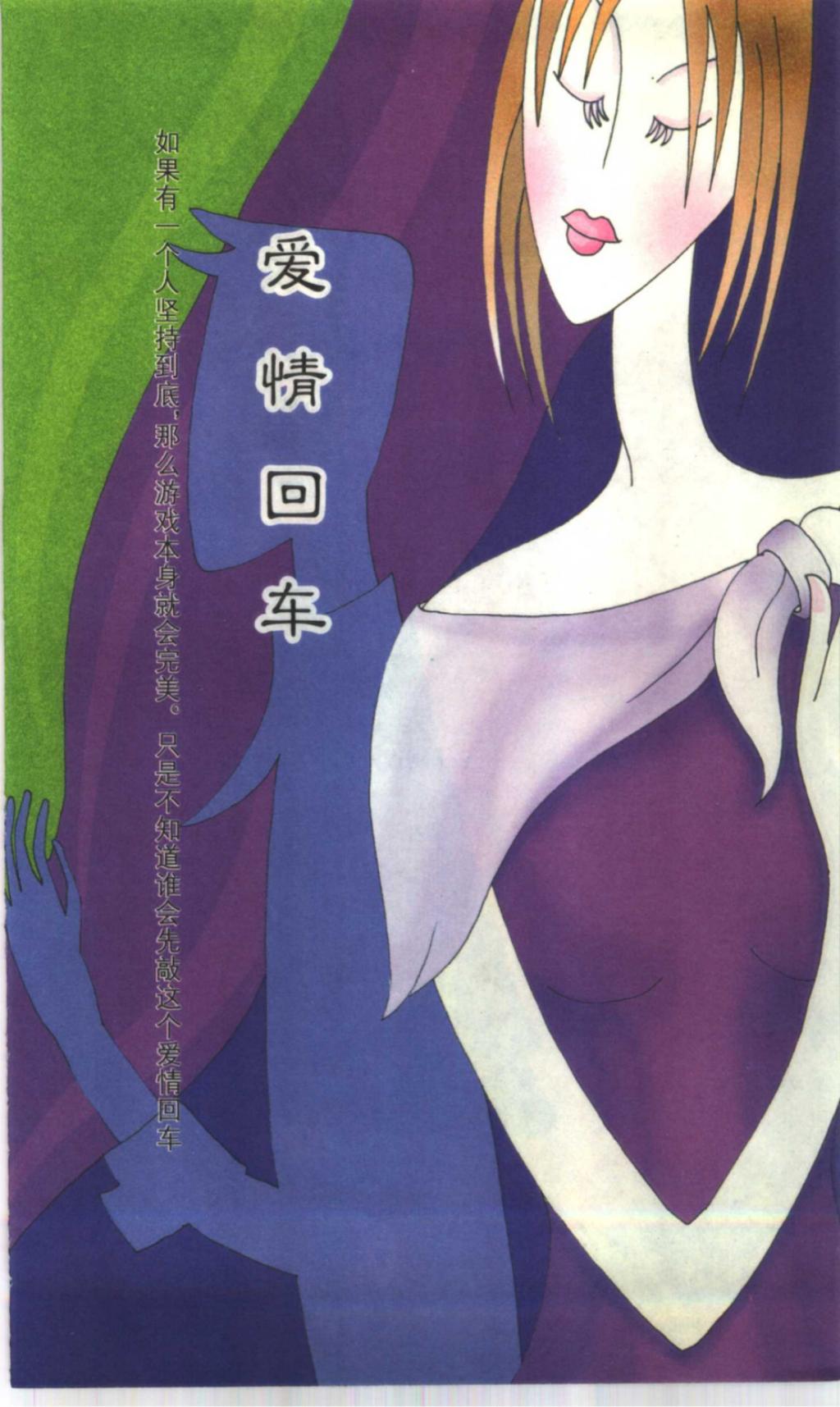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|
| 爱情回车 | 1 |
| 无法走完全程 | 11 |
| 爱走盲道的女子 | 23 |
| 泛黄的咖啡垫 | 35 |
| 飞过沧海 | 45 |
| 加州的脆皮苦咖啡 | 57 |
| 泪痣与布衣女子 | 67 |
| 消失的爱人 | 77 |
| 星期五爱情 | 87 |
| 雪茄女人 | 97 |
| 与你无关 | 107 |
| 一夜温暖 | 119 |
| 寂寞黑发 | 129 |
| 烫伤的手臂 | 139 |
| 时光印记 | 149 |

目

录



如果有一个人坚持到底，那么游戏本身就会完美。只是不知道谁会先敲这个爱情回车

爱 情 回 车



清脆的鸟鸣声传进屋内，她从周末的午休中醒来。身边的男孩还在熟睡。他的睫毛像放在角落里华丽的丝绸。平静的，带着些许昂贵的褶皱和阴影。

所有的游戏开始时都是假的，不知不觉自己就真的成了主角。当自己假戏真做时，对方正好知道了你的假象。矛盾就在这里。当有一个人开始认真起来的时候，游戏就不会完美。眼泪、牵挂也就从此开始。

不知道他此刻是否在做梦。她听到身边的男孩刚才在说梦话，而且是用法语说的，口齿非常清楚。这个男孩，二十五年来她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而刚才，这个男孩一直用手指轻轻地梳理她的长发，直到她安然入睡。游戏就是从这样简单的细节开始的，而完美的游戏总是令人沉醉。

今年五月黄金周到来之前的一个深夜，也许是凌晨两点，她在网上邂逅这个男孩。她的音响里放着《缺口》。这些年像陀螺一样旋转，爱恨都变得无关，过去的风雨留给别人评断。蔡琴的声音几乎已成了她的吗啡。感觉是温暖的，然而也是麻木的。生活的本质就是苍白，知道自己的心脏还在跳动，也能用皮肤感受温度。尽管开始的时候就知道，大家最终都会各自离开。

在一大串怪怪的字符中，她轻轻地点击了他的名字菜根谭，犹如叩了一下他的门。故事也就这样开始了，没有前奏。

还没睡？
不想睡。
节日去哪里？

想去黄山。
不如去香山吧。
可以。

在哪儿见面？
香山脚下。
怎么能够认出你？

如果有缘，自然就能碰上。

电话？

她看着紫色的小窗口里简洁的对话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告诉了他手机号。

然后她说，我累了，想休息。

好，明天给你打电话。

直到下线，也未曾问对方的性别。无所谓的话，反正她一个人也要去爬山。然后她关了笔记本电脑，昏昏沉沉地进卫生间冲热水澡，上床休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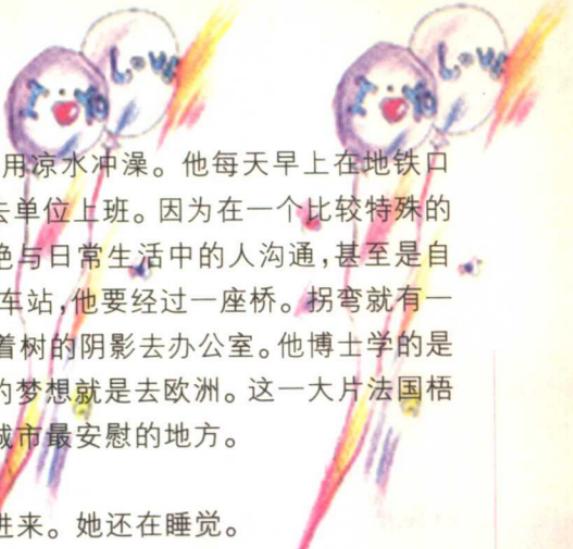
一个男人和她有过约定。他说等他成功的时候娶她。然而他们之间没有约期，他对她并未要求。那个男人到哪里都能成为焦点，然而在她面前局促不安。节日前有他的问候，却没有他的确切消息。她搞不懂为何带给身边的男人那么大的压力。

此刻，他在电话的那端关切地问你好吗。总是那样一个该死的问题。她现在觉得这是世界上最难回答的问题了，不知道该回答好还是不好。心想好不好，亲自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，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。不想违心地说好，可是如果说不好，那么还得解释不好的缘由。现在的人谁愿意把不好的事情再重复呢。

她转移了话题。你呢，最近忙什么。他说我搬到东边来了，这边办事方便一点。她问多久了。他说一个多月了。她说这么久了，也不告诉我。他说，不想把今年的晦气给你沾染上，所以悄悄地溜走了。

失去了缘分的人，即使在同一座城市都很难碰上。有缘的时候，可以在末班地铁天天相遇，缘尽时，也许一生都不再相逢。可是他曾在情人节那天郑重地说要娶她。看来根本无需等候一个男人的承诺。

然后，她拿起手里的遥控器，看了几分钟的电视节目，大多的电视频道都已关掉，该上演的戏都已散场。



菜根谭在卫生间用凉水冲澡。他每天早上在地铁口买一份晨报，坐地铁去单位上班。因为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机构工作，他已经拒绝与日常生活中的人沟通，甚至是自己的亲人。走出地铁车站，他要经过一座桥。拐弯就有一大排法国梧桐。他踩着树的阴影去办公室。他博士学的是国际关系专业，最大的梦想就是去欧洲。这一大片法国梧桐对他来说，是这个城市最安慰的地方。

一大早，电话打进来。她还在睡觉。

他问还想去爬山吗。他的语速极快。她说当然。他说那赶紧起来吧。她说好，香山公园门口见。

女孩马上起来洗漱。电话又打了进来。男孩说，你出发前最好喝点牛奶吃点饼干什么的，否则爬山时会晕的。她说好的谢谢。可是她拉开冰箱，什么也没有。经常是这样的，胃疼时，怎么也找不到胃药；饮水机没水时，就是找不到送水的电话。她感觉对方是懂得照顾别人的男孩。

她穿上ONLY纯白棉布裙，好久不穿的裙子，有点泛黄。抹了防晒霜和润唇膏，没有化妆，斜挎了一个黑色帆布包，带上墨镜，在饮水机里罐了一瓶冰水，赤脚穿上旅游鞋就出发了。外面阳光灿烂。

习惯了每天化精致的妆容，习惯了穿职业裙装，习惯了上下班有专车接送。偶尔坐公车，如此轻松的打扮，觉得特别惬意，尽管公车上没有座位。车一直向西行驶。空气越来越清新。想起五年前的秋天和一位男生爬香山，爬上山顶时，心跳几乎到了极点，但征服毕竟是有快感的。

到了香山，下车后，有几秒钟时间找不到北。公园门口，全都是黑压压的人群。电话打进来，她拿起手机。一个声音对她说，我见到你了。她转过身。一个男孩迎上来，他笑得很灿烂。

根本不曾想像，也谈不上是否如想像中的样子。但是

接下来的谈话，以及道路两边的风景，却仿佛是梦中出现过的。身边的男孩，恍惚中会让人产生错觉。

接下来，就是爬山。路陡的地方，男孩会伸出手，拉她一把。她的手上长了几颗小痘痘，大概是什么疣，好像要蔓延的趋势。半山腰她实在是爬不动了，最后是被他拖着上去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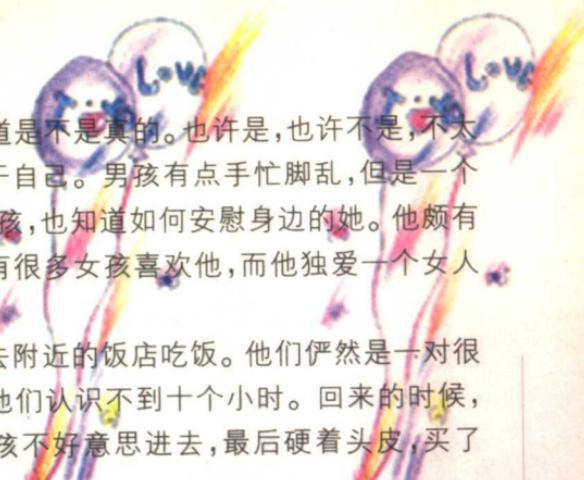
终于登上香炉峰，他们在树阴下喝水，玩牌。一种她从来没玩过的方法。游戏规则可以由自己制定。风一直在吹，一片树叶在空中打转，然后掉在男孩的肩头。她盯着树叶看了好久，觉得眩晕。她伸出手捡了过来，一半黄一半绿。天空是如此的蓝，初夏的风是如此温暖。她在想，怎样才能像这片树叶一样，悄悄地停栖。

下午两点，他们下山。男孩问可不可以去你那儿看看。她竟然同意了。然而上车时，她想看一下时间，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没了。他不知该怎么办，用自己的手机使劲地打，然而没有反馈的信号。这时，男孩的手臂环了过来，跟她说对不起。她的眼睛望着窗外，面无表情，跟他说没什么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这款银色的诺基亚8810手机，她已经用了五个年头。她一直喜欢银色的，有质感的东西，类似于心中那分苍白而又沉重的感情。有一天终于卸下。

她是摩羯座女子，有相当灵敏的直觉，早上出发背背包的时候，她就有一种预感要丢东西。然而对很多东西有直觉，但还是无法阻止它的发生。明明知道一份终将不属于自己感情，还在让它肆意燃烧。个人的感觉无法阻止天意安排。一切都是宿命，早已注定。

快乐是要付出代价的，而且要颠覆以前的所有。

所有的感情都没有固定的开始。男孩过来亲吻她。她很奇怪自己居然会有奇妙的反应，每一个毛孔都在扩张。男孩抱着她，走进卧室。他轻轻地说我从未抱过女人，这



是第一次。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也许是，也许不是，不太重要，谁都只能忠于自己。男孩有点手忙脚乱，但是一个颇有间接经验的男孩，也知道如何安慰身边的她。他颇有能力，应该是希望有很多女孩喜欢他，而他独爱一个女人的那类。

傍晚，他提议去附近的饭店吃饭。他们俨然是一对很融洽的恋人，然而他们认识不到十个小时。回来的时候，路过情侣药店，男孩不好意思进去，最后硬着头皮，买了安全套。

晚上，他们一起泡脚，洗澡，做爱。黑色的蕾丝内衣，浓密的长发洒在酒红色的地毯上。当时，她想起《廊桥遗梦》中的弗朗西斯卡，突然掉起眼泪。她尽力想让这个节日过得愉快，她希望带给身边的男孩一点安慰。

午夜，他们一起看法国影片《忠贞》，法兰西宝贝苏菲·玛索，一个迷死人的法国女人，在卢浮宫的黑夜里，长发轻挽，睫毛潮湿。她携一朵巴黎的百合，含蓄羞涩地笑，连扮鬼都惊艳性感。

据说三十年前，苏菲·玛索仅仅只是巴黎市郊一位卡车司机的女儿。而今天，她精致的脸孔上一抹潮湿的睫毛，如华丽的丝缎安抚过躁动的灵魂。灰姑娘是可以变成公主的，这不是神话。

记得去年夏天，也是这个季节，去上海采访上海国际电影节，苏菲·玛索成了头条新闻。她只身一人便装出现在上海机场，性感迷人的背影飘然而至，特立独行的姿态映入娱记的镜头。不知是苏菲·玛索成就了上海国际电影节，还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成了苏菲·玛索的背景。没有惯常明星左右都是经纪人或保镖的姿态，也没有浓妆艳抹珠光宝气的风头，暧昧潮湿的眼睛如雷电击中了大家的心脏。美丽无须修饰。

苏菲·玛索本身就是一个精彩的故事。任何女人看过

她主演的影片，都会想目睹这个性感女人的本来面目。据说，她有空还自己写小说，集美女才女于一身，集荡妇贵妇于一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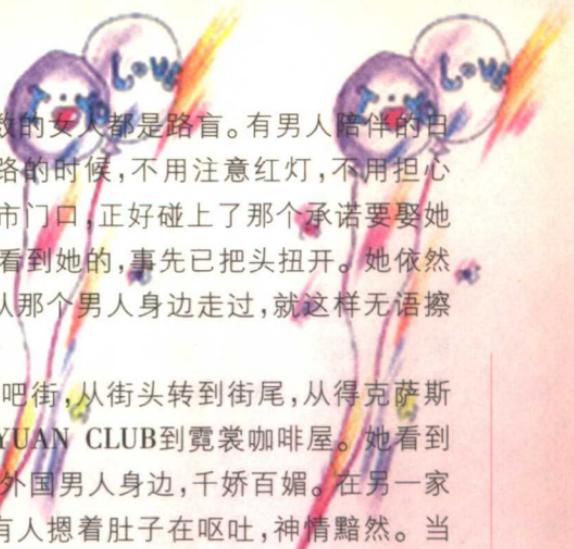
无数次地回想，那个在深夜的火车轨道边，脸色苍白的女子，被包裹在黑色的裙裾中，高贵忧郁，傲骨凛然，提着黑色的木箱子。

苏菲·玛索凝重、压抑的表演，很容易让人忘记了她身边的男演员。记不太清沃伦斯基的形象。路易十四情妇中悲剧作家也是如此，好像都成了她身后的风景。而《心火》中的贵族，略显佝偻的身体，软弱的头发以及无力的眼神更是衬托了苏菲的完美身体。她暧昧的眼神，性感的嘴唇，完美的体态完全是随心所欲的表演。作为母亲的端庄和情人的销魂，把性爱和母爱两种角色演绎得无以复加，完美得让人不敢相信。而那是同一个女人。一个女人总是两面的。

已经看过很多次的苏菲的影片。这样的深夜和一个陌生男人一起看《忠贞》。苏菲演绎片中才华横溢的女摄影师克莱丽，那个凝重的女人在正直憨厚的丈夫与激情四溢的情人之间徘徊，苏菲不仅延续了自己一贯的妩媚，还极其精确细致地展现出现代女性内心欲望和理智的激烈冲突。那份做爱时的压抑，火山似的激情再一次成就了苏菲·玛索。一个质朴、性感、媚雅的异质女人，有着克莱丽一样的忠贞。她的名字Sophie Marceau，来自法兰西。

这样迷离暧昧的深夜，一个男人的手臂拥着她。她躲在一个男孩的胸膛。他们相识只有一天。他们欣赏着苏菲直抵内心的美丽、激情凝重的表演。不知道是谁把中文片名翻译成《忠贞》。谁都希望女人是荡妇和贵妇的混合体。

第二天，她穿着男孩的暗格棉布衬衣，一整天都在屋子里晃来晃去。他们一起看激情片，一起查E-mail。然后他们去附近的小超市买东西。过马路的时候，男孩牵着她



的手叫她小心。大多数的女人都是路盲。有男人陪伴的日子，无非就是在过马路的时候，不用注意红灯，不用担心走错路线。然而在超市门口，正好碰上了那个承诺要娶她的男人。那个男人先看到她的，事先已把头扭开。她依然牵着他的手，沉默地从那个男人身边走过，就这样无语擦肩。

他们去附近的酒吧街，从街头转到街尾，从得克萨斯到café皮鲁，从YUANYUAN CLUB到霓裳咖啡屋。她看到一个女孩斜斜地依在外国男人身边，千娇百媚。在另一家酒吧的厕所里，发现有人摁着肚子在呕吐，神情黯然。当时，她接到一个电话，是要娶她的那个男人。他说，你在哪里，我在网上看到你的长篇小说，已经一页一页地打印下来，装订成册。她已经不会轻易感动自己了，她说谢谢你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。最后的那家酒吧有卡拉OK，她唱起一首很老很久远的歌。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男孩送了束蓝玫瑰给她。

看苏菲的电影、听蔡琴CD、一起购物、合作做饭、喝勃艮第、上网、做爱，构成了这个黄金周的全部。她希望这样平淡的生活蔓延一生。然而，他是要回去的。那一刻，她的眼泪夺眶而出。她怕自己如弗朗西斯卡，再也见不到他。

然而，必须告别。这仅仅是这个初夏比较长的节日而已，大家都衣冠楚楚地去上班，面对各自的生活和工作，公司有很多的事情要等着处理。他说世界杯开幕时，我来你这儿看球。她说好的。我等你。然后，他们在家门口吻别。彼此不曾伤害，也谈不上遗忘和离开。

持续一个月的等待，玫瑰花蕾，安静地绽放，又彻底枯萎。她把颓败的花瓣拿到窗台上晒，蓝色的花瓣已变成浅浅的灰。他终于又来看她。他的眼睛带着往事和阴影，尽管笑得很灿烂。她一直不知道自己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